

時局叢書之十五

國
共
相
尅

華北政務委員會政務廳情報局編印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月三十日出版

國共相尅目錄

前言

一、國共相尅的歷史

甲、蔣五次剿共作戰經過

乙、共黨西徙後之進剿討伐

丙、五次剿共之檢討

二、今日重演的國共相尅

甲、國共今日衝突之原因

1. 遠因

2. 近因

3. 國共相尅之必然性

乙、國共相尅的真相

1. 國共二次勉強合作

2. 渝國國民黨右派主張反共

3. 國共步入本格鬥爭

4. 國共互派代表調解無效

5. 國共文字之宣傳戰

6. 渝方將領聯名具文列舉共軍暴行

國共相尅

國 共 相 尅

- 7 新四軍事件
 8. 中原會戰中共持旁觀態度
 9. 渝軍美顧問慫恿國共合作
 - 10 中共擴軍積極展開赤化工作
 - 11 日軍討伐予國共相尅之影響
 - 12 渝方開發西北
 - 13 中共陰謀促使西北農民反蔣
 - 14 第三國際解散國共衝突益烈
 - 15 渝河防精銳轉圍中共邊區
 - 16 胡宗南部圍攻延安
- 丙、國共雙方之態度
1. 渝國民黨之態度
 2. 中共之態度
- 三、抗戰陣營日趨崩潰
1. 國共內部亦生對立
 2. 渝經濟窘況日深
 3. 抗戰陣營的末路

前言

在大東亞戰爭步步邁入完成階段，東亞各國日趨明朗化之今日，妨碍華北治安的中共與重慶，由于思想的根本矛盾，與利害不均的衝突，相尅，抗戰陣營自相火併的醜劇。中共在陝，甘，寧以及山東，河南，蘇北各地，被淪軍處處加以敵視，並連受重慶蔣軍種種的包圍排斥，這實在是所謂「國共合作」的一個根本破裂的表現。同時也是抗戰陣營崩潰之前夕，窮途末路的預示。

一、國共相尅的歷史

國共合作，本是基於一時彼此的利用，而國共相尅却非一朝一夕所造成的，爲了深刻的明瞭國共衝突的因果，與今後國共關係的演進，我們自不得不以歷史的觀點，尋求蔣軍剿共作戰的經過。

甲、蔣五次剿共作戰經過

溯自一九二七年七月間，當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共產黨由武漢退却後，當時中共首領李立三，佔領廣東海豐，陸豐兩地爲根據地，促使農民武裝暴動，展開遊擊戰，由此時起，中共遂與國民黨正式脫離關係。中共六次大會，由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止，此期間根據李立三暴動政策，結成中共軍，一九三〇年七月七日，中共以武力佔領長

沙，樹立長沙蘇維埃政府，成立未及十日，即遭蔣介石以大兵消滅，中共遂敗至江西。國共經過此次長沙的戰爭，遂達下了決心剿滅共黨。其後，國際共黨派政策擴展，樹立工農蘇維埃政權，擴大紅軍組織，聲言打倒國民黨政權，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遂以浙西，瑞金兩地為中心，組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

自一九二七年七月國共分裂，蔣介石目睹中共軍實力日漸擴大，遂對共黨反覆討伐。本格的討伐戰，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起始，而收到效果，則在第四次討伐後，（一九三二年六月）今將幾次較著的剿共作戰列後：

（一）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間，國民黨出兵十萬，令江西省主席魯滌平為總指揮，以第十八師長張輝瓚的兵力，分五路進擊，包圍三月，遂將蘇區共黨勢力覆滅，中共此役前後動員不過四萬人，其後，則施誘計，誘使黨軍於蘇區內一孤立化，遂集中軍方，利用地勢，施以遊擊戰術，將黨軍包圍殲滅，這是第一次剿共作戰。

（二）國民黨軍在第一次失敗後，休養四個月，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九日，以何應欽為最高指揮，動員兵力二十萬，復向共黨進擊。何應欽於第一次作戰失敗，原因在於指揮之不統一，乃改變戰略，使用大規模毒瓦斯，利用雜牌軍隊，對赤區加以封鎖。何不但利用赤區內反共勢力對付中共，復積極促使中共內部分裂，以二十萬黨軍，分七路進攻，當時一般觀測，皆以中共危機已至，勢必敗北，孰料共軍仍施

前計，誘使黨軍第一路及第五路等潰敗，第五師長胡祖玉，負傷戰死，前後作戰十四天乃退。

(三) 一九三一年六月六日，蔣介石親自出征，自任總司令，率政府人員及各機關，於南昌設行營，動員三十萬兵力，利用政治與軍事並行之方策，施行剿共作戰，一日而深入共區八十里，時中共以堅壁清野策略對付之，中共主力不過三萬人，仍用遊擊戰術，五日三次攻擊五路所鹵獲軍械甚多，俘虜多名，迄翌年一月間，討伐遂中止。

(四) 一九三二年五月，蔣在廬山召集軍政人員，開剿共會議，議決案如下：

(1) 命財部撥發六七月份剿共工作費三千五百萬元，江西省四百萬元，湖北三百萬元，河南，安徽各二百五十萬，湖南一百萬。

(2) 六月底集中兵力開始作戰。

(3) 各省軍事長官，得隨時報告討伐工作。

(4) 剿共方針，充實自衛團，組織剿匪義勇軍。統一民衆武力，在河南，湖北，安徽，江西，湖南，廣東，福建，設選區公路，完成三大包圍網。根據以上議決案，動員兵力六十三萬，六月至八月，作戰情況不利，九月而擊破湖北之東中南三區，十月下旬，驅逐共軍一部至西北。

(五) 一九三三年一月，蔣親携隨員至南昌，二月中旬，動員福建，江西，廣西

等省軍隊，總計七十萬，蔣自任總司令，陳濟棠爲副司令，以福建方面蔡廷楷爲左路總指揮，南昌方面爲中路，廣東方面爲右路，總指揮爲余漢謀，開始進剿後。以各路傍系軍，均無戰意，故各路均無進展。五月杪，塘沽協定簽字，蔣復返南昌，鑒於以往之失敗，遂對其改變態度，採二分軍事七分政治之新方策，對其施以經濟封鎖，採用持久包圍戰術，至十一月，戰事始平定。

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復於南昌召開剿共會議，議定東西南北四路齊攻，並任命蔣鼎文，陳濟棠，何鍵，顧祝同爲各路總指揮，江西省動員七十萬，福建三十萬，取得聯絡後，乃向蘇區進攻。十一月十日，福建省出師攻陷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之首都瑞金，第五次剿共作戰遂告成功。

乙、共黨西進後之進剿討伐

自赤都瑞金於一九三四年攻陷後，中共軍一方面分在粵桂湘黔滇川康甘等地轉戰，一方則圖西竄，至一九三五年十月間，一部已抵陝省。其後，一九三六年，則全部集中於西北地區。蔣爲應付中共軍在西北之勢力，乃集中中央第一第七第三十七等十個師，張學良部下十七個師，楊虎城部下五個師，鄧寶珊部下兩個師之龐大兵力，企圖進剿。由戰況觀之，張學良軍隊屢遭中共打擊，戰意早已喪失，反之共軍因受顧祝同，胡宗南之打擊，損失亦巨。我們推究中共之所以跋涉二萬五千里之長途，來到西北，實在是要想開發西北，建設西北，以西北爲赤軍之大本營，共黨之根據地。反之，我們觀測淪方

之重視西北，現在也努力在向西北移民，墾殖，其意當亦在開發西北，建設西北，以西北爲其富庶之生產區，那麼渝共今後在西北的勢力不免衝突，於此我們也可想見國共相尅的必然性了。

丙、五次剿共之檢討

蔣介石以五年期間，前後百五次之剿共作戰，茲再簡單介紹蔣介石之剿共方針如後：

(一) 第四五兩次戰略，均在包圍蘇維埃地區作戰，包圍蘇維埃地區後，澈底實行經濟封鎖，認清民匪，然後建築碉堡，縱橫增闢交通網，以利軍事行動與後方運輸軍需。

(二) 佔領區以碉堡爲中心，努力施政，把握民心。

(三) 嚴行對共經濟封鎖。

(四) 封鎖線四周，闢設模範地區。

以上所述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四爲一體，即所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策。

二、今日重演的國共相尅

國共以主義不同，及國際背景複雜的關係，彼此需要利用時，則倡言合作，及至一逢到利害衝突之點，便又反目，各盡陰謀詭計之能事，彼此火併攻擊。回憶粵軍北伐時

代，爲國共彼此互相利用之期，但所謂「容共」，不久又變爲「剿共」。即如以上所述之「瑞金討伐事件」，鬧得大江南北，地亂天愁，國共相互火併作戰，人民不知幾經塗炭。未幾，蔣在西安受劫，釀成「西安事變」，不得已，國共遂又勉強湊成「貌合神離」的合作。國共雙方，不惜背叛祖國，媚外通敵，樹立所謂「抗戰統一陣營」，始終執迷不悟，堅持其焦土政策，數年來，表面雖呼號抗戰，欺騙民衆，實則各爭地盤，糜爛地方，不惜將中國造成萬劫不復之地位。

今日國共雙方構成的所謂「抗戰陣營」，因爲開發西北，謀求資源，爭奪地盤，終於國窮匕現，重新演出國共的紛爭。更因蘇聯解散了第三國際，中央失去背景，無所依恃，事實上已成無依孤兒，蔣遂利用機會，伸其魔手於西北，致有蔣系胡宗南軍隊包圍赤都延安之舉，今後國共立於正面衝突地位，實已無可諱言。

甲、國共今日衝突之原因

1. 遠因

今日抗戰陣營，蔣共關係惡化，又行彼此火併，並非偶然，其肇端遠在民國二十九年七月間。當時何應欽與周恩來訂立之「蔣共調整問題」，關於共產八路軍及新四軍之移駐規定，中共迄未遵守實行，國共關係，即日漸惡化，此實爲蔣共衝突之導火線。而國共雙方最大之矛盾，則在蔣共雙方所依存之背景與主義不同，蔣以英美猶太財閥爲背景，中共則以赤色第三國際爲背景，蔣所倡導的爲名存實亡的三民主義，中共則故意提

倡所謂「新民主主義」，或「三風運動」，以淆亂一般民衆之耳目，而奪取渝方治下的民心。故無論由事實上而言，或由理論上著眼，國共之矛盾，是有必然性的，而國共的衝突，早晚是要歸於劍拔弩張，以至短兵相見。

2 近因

談到國共衝突的近因，自當以事變以後的種種事例，作討論的出發點。蔣共自事變發生，均認爲是爭取地盤，把握民衆的絕好機會，故皆以戰爭爲號召，企圖取得民衆。國共雙方在渝方治下游擊區內由爭取民衆而演成的衝突，事例殊多，因此國共在民間的摩擦乃日益激烈，而使國共相尅亦日趨表面化。綜合國共衝突的近因，不外下面幾種：

(1) 軍事方面。渝方治下游擊區內之中共八路軍，對於蔣系游擊隊，不斷加以侵凌與敵視，而蔣系軍亦時時欲將八路軍加以驅逐與消滅。然八路軍由於自身勢力之膨脹，實力日漸龐大，蔣系渝軍對此大受威脅，且華北之渝軍將領鹿鍾麟，石友三，張蔭梧等，悉因中共而遭危害，因而蔣系軍隊，投向和平陣營者日衆。同時中共新四軍，亦被顧祝同驅走，而使其走頭無路，因此渝共雙方仇隙日深，火併之心亦日盛。今將魯西國共激鬥之事實列舉如次：魯西地區，自于學忠敗走後，渝方企圖再建魯蘇戰區，遂有李仙洲軍隊之北上，進入共產軍盤據之地，乃立即招來共軍之反感。中共軍爲抗蔣計，乃動員教導第一第三第四各旅，並積極強化對民衆之政治工作。八月末冀中南下支隊第十六團一千五百名，與魯西地區共軍合流，中共在魯西勢力加強後，乃企圖開始對蔣軍

作驅逐戰。將共之接觸計：

(子)八月二十日冀魯豫邊區第一支隊一千五百名，及南下支隊一千七百名，急襲駐屯河南省石海附近之蔣系第九十二軍及二十一師八百名，結果蔣軍大敗。

(丑)八月二十二日南下支隊一千名，對張凌霄率領之第六十九軍第一師攻擊，俘虜蔣軍三百名。

(寅)八月二十七日南下支隊及縣兵團共一千名，攻擊滕濟寒之李仙洲軍八百名，蔣軍死傷三百名。

時蔣系軍自去年底李仙洲所屬第九十二軍潛入魯西，遂次增加兵力，侵進中共軍湖西分區以來，即注力於魯西地區雜牌軍隊之整理與改編，更高唱「打倒八路」，「消滅共產黨」的口號，並於各地舉行反共宣傳，自五月中旬，蔣共乃開始火併，計：

(子)五月十八日九十三軍劉洪元部隊，進攻中共軍鉅南區，又第二十一師長黃洪溪，率領有力部隊，襲擊金鄉南方之湖西分區，予中共軍甚大損害。

(丑)六月中旬，李仙洲指揮部下，自五方面進攻，與中共教導第三旅展開激戰，中共除土著教導第三旅，第七旅外，又加入自綏遠方面增援約七千人之有力部隊，遂于冀魯豫邊區湖司令楊勇指揮下，與九十二軍決戰，李仙洲對之嚴命討伐，該部之戰績獲得蔣共相尅戰以來之最優良成績。由于國共在魯西之和尅，中共機關報冀魯豫日報八月一日社論乃謂：「蔣系第二十八集團軍李仙洲部隊，不與日軍交

戰，而侵入邊區，對我湖西軍施以包圍攻擊者，已達數十次之多，李仙洲攻擊八路軍，又大量逮捕共產黨員，使民意離反，故吾等八路軍，斷不能忍受此種侵略，吾等奮起之時期已至矣。」

(2) 政治方面。渝方背後所依存的是英美猶太財閥，自事變發生以來，渝方從英美得到物資援助的路線，早經完全封鎖而斷絕了，最近的重慶政權，處於不毛之內地，極思謀求一新的援助路線，或開發一新的富庶地區，以樹立自給自足之經濟體制。現在最後一條路，惟有向西北和新疆進行，此不但可將豐富之新疆資源掌握到手，同時亦可開通「西北路線」，而獲得物資之援助。渝方由於此種「經濟自足」的觀點，乃向西北各省展開種種政治活動的營求，遂對多年在新疆與甘肅之省境——即猩猩峽與蘭州之間，築有堅固地盤的回教民族，加以非法壓迫，並使其移駐於西藏與西康之南方地區。此後，更令蔣直系軍侵入，以實現其西北制霸的野心，積極謀求「西北中央化」——「新疆中央化」。[擔當新疆西北中央化之渝方，首先在政治方面不得完成對於以下各方面的各種措施與對策即

(1) 西北回軍方面。

(2) 陝，甘，寧各地中共軍方面。

西北歷次變亂，特別是馬仲英事件的發生，因之邊疆問題如果發作，回教軍定要參加，於是渝政權方面遂把宋子文作為領導，企劃大規模向回教軍實行懷柔，並把新疆回

教民族有力者迎到重慶加以款待。要之，重慶不顧一切，皆爲確保「西北路線」，開發西北邊疆的資源。渝方開發西北的政策各種措施，極堪注目：

一、以白崇禧爲理事長的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從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到三十一日，在重慶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該會目的在期待諸回教國家的反響，又爲昂揚在中國西北邊疆最多數的回教民族的抗戰意識。

二、渝方經濟地長翁文灝，八月二十五日到達蘭州，計劃甘省油田之增產，及新疆新油田的開發。

三、組織西北視察團，第一班於本年四月二十一日向蘭州出發。此團由名譽團長朱家麟，團長辛樹幟領導，網羅了中央研究院，中國地理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等之權威者，赴甘，寧，青，作史地，文化詳細之調查。

四、渝軍委會運輸統制局督辦何應欽，最近對西北公路監理局長凌鴻勛命令於三個月以內，完成新疆路線之築造。

五、以與蘇「軍事提携」爲目的，派郭德權，徐煥昇赴庫緝斜夫，並將駐蘇武官府擴大並加強。

以上所述之渝方「西北中央化」的把戲，在蘭州之第八戰區司令朱紹良與甘肅省主席谷正倫等之相互活躍下，實在刺戟延安方面中共。自大東亞戰爭以來，因食糧的強制徵收，西北新疆農民多彷徨於生死之途，中共遂利用時機，伸進魔手，在招牌上表示廢

止一切附加稅和徵兵制度，清算舊債務，保護宗教，以求籠絡民心。中共於新疆獲得民衆，竟因此而成功，如此，中共勢力，遂愈發向西進展，此時中共目賭渝方亦向西北進展，當然不快，而渝方對中共在西北之動向，亦時出以積極挑戰態度。最近將復採納成都行營主任張羣之建議，計劃奪取甘，新，兩省新地盤，並把蔣系要人，秘密派往新疆，西藏。更以國防最高委會之命令，把蔣系軍六個師，使其進駐甘新兩省，於此國共相尅的醜劇，以西北爲舞台，益形擴大而表面化了。本年八月初旬，渝方曾任命新疆省主席盛世才爲第八戰區副司令官，因之第八戰區副司令官遂有胡宗南傳作義盛世才三人。渝方此種措置，自係爲使新疆中央化之一種懷柔方策。又該戰區司令朱紹良與副司令因爭奪勢力，時起暗鬥，據傳渝方曾以運警警備西北公路爲藉口，曾進行交涉，使渝軍以交通警備隊之名義侵入新疆，然堅持新疆爲已有之盛世才，對該請求之態度，將益加深抗戰陣營本身之分裂，與國共相尅之表面化了。

(3) 渝方要求共黨解散政治組織。自第三國際解散後，渝方即對中國共產黨之動向極爲注意。渝「國防最高委員會」最近曾派張冲，郭沫若，周恩來等赴延安，向朱德，毛澤東，林祖涵等中共高級幹部，說明蘇聯既已解散第三國際，則中國共產黨必須專心努力於祖國之團結，同時並向中共中央部提出下列要求：

(一) 陝，甘，寧邊區及其他各省區之中共政治組織，一律解散，而交還渝方。

(二) 撤銷「中共革命軍事委員會」，其「第十八集團軍」及其所屬之各部隊，由

渝「國防最高委員會」指揮，並令其移駐其他地區，由渝直系軍進駐陝，甘，寧，邊區。渝方並決定，如中共方面容納此項要求，則可在渝「國防最高委員會」及其他渝方各部門內，予中共高級幹部以適當之政治地位，並在陝，甘，寧三省任命中共要員三人爲各該省政府委員，並使其參與對邊區之措置，及關於西北開發問題，同時並保證「第十八集團軍」及其所屬部隊之待遇，與蔣直系軍同樣處理。

渝方對中共所提出之以上要求，實無異澈底剿共，——驅逐中共勢力，消滅中共地盤，此請求中共非但不能接受，反而更招致對渝方萬分的不滿。渝方對中共提出了解散中共政治組織的要求，實亦促成國共相媾的一種最大原因。

(4) 渝方停止對中共供給。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何應欽與周恩來訂定之「蔣共調停問題」，關於中共八路軍及新四軍之移駐規定，中共迄未遵行，於是渝方爲消滅中共之勢力，乃停止對中共軍費的供給及武裝彈藥等的接濟，所以中共新四軍爲反對渝方對中共之歧視，聲援陝，甘，寧邊區，曾致電中共中央，其中原文一段，曾謂：「毛澤東同志暨中央全體同志：國民黨內的反動派，調動河防大軍，陰謀圍攻陝，甘，寧邊區，內戰危機，空前重要，……我新四軍，深入華中苦戰大江南北，不但未得到餉彈的接濟，未受抗戰當局的嘉許，反遭陰謀聚殲，皖南軍部被繳械於前，葉軍長被俘於後，而本軍再被取消，且被稱爲「叛軍」，譁爲「奸匪」天下之辱，莫過於此。」再如延安共產黨政府的存在，實屬妨碍渝方政權的統一，且中共邊區政府發行之紙幣，破壞重

經濟的統一，更爲渝方所不測，所以才有渝方要求中共取消邊區政府圍攻延安一事。

3. 國共相尅之必然性

國共相尅之激烈，日益趨於最高潮，由中共邊區民衆，對渝官言及策動暴動之事實，更益證明國共之不能合作，而致使渝方到處展開擊滅中共之鬥爭。由前面所述，國共今日衝突的種種原因，無論其在主義，口號，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種種相背相謬各點，皆爲國共相尅之最大癥結。今再總括言之：國民黨信奉三民主義，以平均地權爲實施方策，手段取溫和主義，而共產黨主張打倒資本家，以土地政策，不顧一切，以期把握政權，若以此講國共合作，不啻南轅北轍。共產黨組織延安政府，而渝政權祇偏居於重慶一隅，有此兩政府對立，實重慶政權認爲芒刺在背砂粒在眼之最大遺憾。且渝國民黨以國民革命爲號召，共產黨則倡導階級鬥爭，在此兩種觀點上，則完全不同，渝國民黨於現在對中國文化方策爲「中國本位文化」，參以西方文化爲補助，共產黨則以經濟制度打倒文化，此其爲國共思想文化上之相背。渝國民黨夢英美資本主義買辦階級之支配，中共則爲蘇聯共產黨支部，現今英美對蘇聯尚生磨擦，更何論中國共產黨與受英美支配之蔣政權之合作？故國共相尅，自各方面觀察，實有其必然性存在，國共在不能調和之情形下，促使抗戰陣營之本身崩潰，實屬當然之事。

乙、國共相尅的真相

國共相尅事實的演進，終於日益激烈起來，自事變以來，關於國共相尅的真相，當

自民國三十年一月談起。民國三十年一月在安徽省南部地區，重慶軍第三戰區司令顧祝同與中共新四軍曾迭次互相衝突，是時雖屢次盛傳國共分裂及彼此衝突，然雙方互拘於統一戰線之名義，未見澈底的決裂。迄至蘇聯將國際共產黨解散後，遂俄然發生全面的破裂波折，赤化政府延安，乃遭到重慶軍第八戰區副司令胡宗南集團軍之包圍，蔣介石與毛澤東所演之國共相峙，遂爆發無遺，現在即將其真相述後。

1. 國共二次勉強合作

以西安事變爲契機之國共第二次合作，卒於民族統一戰綫的名義下實現，其後中國事變勃發，同時自江西省瑞金向陝西省北部移徙之毛澤東紅軍全部乃投入蔣介石指揮之下，並將中共八路軍（後爲第十八集團軍）之名，加以改編，以朱德爲總指揮，彭德懷爲副總指揮，於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進駐華北，後因在山西省戰線上作戰敗北，遂整伏於山西，河北省境之五台山周圍，發展其赤化勢力，並在蔣介石舊地盤內展開各種工作。其時適值失守武漢三鎮，蔣介石乃遠遁重慶，高唱邁入抗戰第二階段，共產黨八路軍於此時，乃施用游擊戰術，自由西省地區一帶擴大山西，河北省境及其產新四軍蠢動之江南地區游擊戰區，並蠶食重慶軍地盤；同時對民衆赤化工作亦急速推進，因之國共在此種形勢下，其衝突與對立遂逐漸尖銳化。

2. 渝國民黨右派主張反共

當時重慶軍對共產軍武力壓迫之呼聲頗高，前第一戰區司令衛立煌，天水行營主任

蔣公文，及第三戰區司令顧祝同等，曾先後對重慶政府中央部，要求取強硬態度，彈壓中國共產黨。因中共軍赤化地盤擴大，及編收中共敗殘兵匪為中共軍，顯示中共本身勢力已膨脹，對渝方顯然不利，因之渝國民黨右派何應欽及地方蔣傍系軍隊表示反共運動。同時重慶方面以陳立夫，陳果夫為主體之CC團，等右翼強硬派，亦於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公佈共產黨活動限制辦法，並否認中共邊區政府之存在，其後，國共雙方即時發生衝突。

3. 國共步入本格鬥爭

國共雙方此後即時時發生軋轢，相互摩擦，衝突事件頻起，今例舉一二事實，申述如下：

(一) 民國二十八年六月湖南省平江有活埋新四軍首腦部之事件，并於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及陝西北部各地，相繼引起襲擊共產軍之事件。

(二) 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閻錫山防共機關之犧牲救國同盟會被赤化，薄一波，韓鈞，續範亭等山西軍系赤化領袖，率領武裝學生隊，工人武裝隊等與山西軍發生衝突，而惹起新山西事件，其後，此赤化部隊乃編入共產軍劉伯承及賀龍一百二十師部下，由此國共遂步入本格的鬥爭。

(三)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江南地區展開第一次新四軍武力彈壓，至此，中共軍之遊擊據點，及國共相殘相斃事件更趨于激烈而擴大。

4 國共互派代表調解無效

自抗戰陣營本身發生自相殘殺的醜態，國共雙方復顧忌所謂「民族統一戰線」的名義，中共乃以駐渝代表周恩來，力圖重慶軍對中共武力彈壓之迴避方策，重慶政權亦使馮玉祥，邵力子等親蘇派領袖，赴赤都延安與中共高級幹部人員，作國共相尅事態的調解與折衝，結果未見有圓滿解決，只不過更深刻暴露國共雙方宿命的對立。

5. 國共文字之宣傳戰

民國二十九年四月，重慶政府舉行第五次國民參政會，議席上，發表天水行營發行之中共糾彈聲明「中共不法行爲及破壞抗戰事實紀要」之反共文書，其中列舉中共十大罪惡，而揚起彈壓中共之聲，重慶，香港，西安等重慶方面各機關報，一齊揭載，大書中共之罪惡，此乃將共重新合作後，重慶政權最初發出之反共聲明。不久延安中共方面，大爲激憤，以毛澤東爲首領，高呼打倒頑迷派之強硬論調，中共方面報紙「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等中共機關報，亦揭載反駁論，而展開論戰。復爲對抗天水行營發行之中共彈劾小冊子，自延安以八路軍名義發行「何以發生摩擦」小冊，展開文字宣傳之鬥爭。由此國共之傾軋遂由地方局部之小鬥爭，逐漸進展爲重慶國民黨對延安共產黨之謀略戰。

6. 渝方將領聯名具文列舉共軍暴行

國共對立之激化，各地渝方將領，立即感到，該年五月第一戰區司令衛立煌以下，

會萬鐘，孫桐煊等各集團軍長三十餘名。乃連名列舉八路軍之掠奪暴行，及虜殺之不法行爲，具文呈報於重慶國防最高委員會，同時由西河南省境，由東省方面，由西省汾河以西地區，國共皆繼續小規模之戰鬥，國共相尅之潛伏期，於二十九年告終，三十年一月，國共關係更形惡化，遂有所謂皖南新四軍事件之爆發。

7. 新四軍事件

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基於何應欽，周恩來之間締結之蔣共調整問題，共產黨八路軍與新四軍之移駐，應在同年末遵守約定實行。然中共以己身勞力之利害問題，左右支吾不從，重慶軍事委員會遂停止對中共軍的軍費與武裝彈藥的供給，並發令至十二月末使八路軍移駐於黃河以北，新四軍移駐長江以北。然新四軍副軍長項英以下，名爲移駐江北，遂行南下，潛入涇縣太平地區，（安徽省南部），策劃建設新赤色根據地。一月四日襲擊蔣系第四十師，於此，武斷派顧祝同，乃斷行擊滅新四軍。該月十二日，一方發出新四軍解散命令，一方實行「苦迭打」，軍長葉挺被捕，副軍長項英以下幹部多數戰死。此舉對中共方面不啻晴天霹靂，中共之驚愕實出於意料之外。毛澤東乃對蔣介石奔走，釋明中共態度，要求釋放葉挺，及當時生死不明之項英，至此當然不爲重慶所容。蔣介石遂詰難新四軍之違反軍法，及使統一戰線之不調之罪狀，環繞新四軍事件，遂成爲急速度之變化。中共軍事委員會，於該月二十日密命八路軍救援新四軍，且將葉挺，項英之後任，任命參謀長賴傳珠，以期秘密再建新四軍。中共中央對重慶政府提出新

四軍解決善後辦法，並通知重慶方面如對該法案不予保障，中共參政員絕對不參加國民參政會議。蔣介石得此通告，乃召集全國各黨派代表，于重慶開統一委員會，自任委員長，企圖設定中共壓迫辦法。而右翼武斷派，不滿此消極的攻勢，何應欽，衛立煌，朱紹良，蔣鼎文，胡宗南，湯恩伯，等在西安召開緊急秘密會議，以商討殲滅中共之作戰。周恩來得此真相乃泣訴於駐渝英，美，蘇各大使，以圖緩和延安攻勢，如此，國共兩方之軌轍乃日漸尖銳化。

8. 中原會戰中共持旁觀態度

而此時適值日軍「中原會戰」於五月七日展開，黃河以北重慶軍隊第一戰區皆被擊潰。中共對此一大肅清戰之態度，宛如臨岸望火，不但傍觀重慶軍之敗退，並蠢動擴大南渡太行山脈，及中條山脈之遊擊據點，同時遁入重慶地盤內之重慶軍敗殘部隊，亦悉被殲滅。渝方對此當然向中共方面提出抗議，而中共則高呼不支給軍費武器彈藥，則不能繼續抗戰，於是，國共兩方在太行山脈南部黎城，平順（山西省）林縣，臨淇（河南省）周邊，迭次相峙，屢出醜態。六月二十二日重慶延安兩抗戰陣營，因德蘇之開戰，更受一打擊。中共高呼強調結成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而重慶政權之困難，益因而大增，於是周恩來乃努力拂拭反蘇反共之觀念。

9 渝軍美顧問德意國共合作

民國三十一年後半期，國共之關係，實更複雜離奇，此時軸心陣營益形強化，日軍

之攻勢，亦極熾烈，德蘇開戰後，國際情勢愈趨玄妙。重慶政府爲強化與蘇聯軍事之提携，乃與蘇聯締結相互條約，更于七月三十一日在赤塔開中蘇軍事會議，重慶派楊杰，黃元銳提出國共調整問題。九月上旬在莫斯科所開之英，美，蘇，中四國軍事同盟會議，提出議決案，結果在該會議中，重慶代表與中共代表皆被摒出列外。此時自美國派來之重慶軍顧問歐拉梯莫阿，專事慫恿國共合作，以求強化大陸聯合戰線。中共代表周恩來，乃急力攔絡，握有絕大發言權之重慶最高顧問歐拉梯莫阿，甚至要求渝方釋放軟禁中之張學良，俾使國共聯絡。該顧問曾提出如次之要求書：由於民主政治之實現，當停止極右分子之彈劾，及共產黨第三黨愛國分子之檢舉，並容納新四軍之重建與合法運動。同時，使親蘇派馮玉祥等，對蔣介石提出對共產黨軍支給武器彈藥，並於重慶最高軍事機關內，允許共產黨員加入，認可共產黨員之宣傳工作等項之意見書。又中共及親蘇派，企圖利用種種謀略，擬將反共武斷派之何應欽總參謀長，逐出重慶。於是，因該重慶軍事最高顧問歐拉梯莫阿之出任調停，國共關係表面上似又重行合作。

10 中共擴軍積極展開赤化工作

同年九月，在蘭州遂有重慶代表，馮玉祥，張治中，中共代表周恩來，葉劍英及渝顧問歐拉梯莫阿，舉行國共調整會議。一時因蘇聯敗退，而掀起之中共彈壓整理理論，亦因美國之自己保全工作而解消。當此千載難逢之良機，中共之露骨的赤化工作，自然乘勢伸展。當渝方在西安，成都，桂林等地，大量檢舉潛入之赤化分子時，重慶大學內

，亦瀰漫反國民黨運動，重慶政權乃動員警察隊，開始檢舉赤化學生。斯時，共產黨宣傳軍工作有驚人的進展，並積極努力赤化重慶軍將兵，使其正規軍已膨脹至二十五萬，遊擊隊至八十萬。

日軍討伐子國共相峙之影響

中共之擴軍工作，乘中國事變之機會，着着進行，但因日軍在國境發動晉察冀邊區作戰，沁源地區肅清作戰，山東共匪劉誠等連續施行，是以過於膨脹中之華北赤色走腳，已被斷爲粉碎，因此，對於國共相峙史上，予以極大之影響。由於華北治安圈之飛躍擴大，已使重慶軍及中共軍備伏於山岳地區，兩者蠢動範圍，遂見急速度縮小。共產軍冀魯軍區，因日軍不斷討伐，已完全陷於混亂狀態，前曾有地虜之冀魯軍區第二分區共產黨書記黃敬談述共產軍區共軍之窘狀，其言如次：「軍區物資缺乏，出入意料，共黨常以強迫手段，向住民索要大量小麥，不服從者，則予以嚴苛處罰，因此，農民苦不堪言，多期望早日剷除共軍。共軍兵士中，厭戰空氣亦極濃厚，因待遇及薪俸問題，常與幹部齟齬，而逃亡者層出不窮，兵士一月之薪俸，黨員僅係十元，處此物價昂貴之時，實不能維持生活，外有日軍之討伐，內有彼此之傾軋，種種情勢，日益惡劣，冀魯軍區之抗戰力，完全潰滅，故今後，無論爲淪國民黨或是中國共產黨，必然惹起糧食恐慌，其地盤之爭奪，北在榆林，神木地區，重慶國民黨軍第八戰區與中共陝，甘，寧邊區軍，南則爲劉伯承與衛立煌部下，范漢傑軍。又在山東方面，于學忠與徐向前軍，早開始演

出流血的鬥爭，尤其該年年底，韓德勤所率蔣系第八十九軍，勾結湯恩伯軍，在江蘇北平已澈底粉碎中共軍之一部，似此在情勢複雜的一年，重慶之國民參政會，與延安之陝甘，寧邊區政治委員會，不期而然同時舉行，另方面新四軍第六旅，與顧祝同軍則復行衝突，兩者間發生戰爭傷亡達三百餘名。」

12 渝方開發西北

適於此時，日本對英美兩國毅然蹶起，布告宣戰。爲時不久，日軍即收獲赫赫戰果，乃至進行緬甸戡定作戰，封鎖抗戰重慶所倚爲最大輸血路綫的緬甸路綫。加以在大陸戰場，亦將浙贛走私路及其他援蔣路綫完全封鎖。至此，抗戰重慶遂不得不對於沙漠中之道路「西北公路」依爲抗戰命脈。因此再拚命努力開發西北，培植重慶政權在西北之勢力。重慶此種企圖，遂與西北中共發生地盤與資源上之互奪鬥爭，以重慶方面而言，西北錫鬮，實無疑是渝方抗戰第二避地。

故中共之恐怖，隨重慶勢力之向西北進展，與日軍聖戰之完成，而日趨增大。在大東亞十億民族解放之大東亞戰爭下，國共相剋，以中國西北地區爲舞臺，已呈現一新景象。以前亦曾述之，重慶政權，曾派遣經濟部長翁文灝及其他觀察團，赴西北考察，而向新疆主席盛世才及西北回教軍王馬聯盟活動，於軍事，政治，經濟一切分野展開西北工作。同時，中共獨裁者毛澤東，對之以「肅清黨內」着手赤色組織之再確立，亦即展開所謂「掃一宗教主義」「形式主義」「機械主義」之三風肅正運動。此外並擬進行更

強化之自力抗戰體制之精兵簡政運動，並更着手赤化西北回教軍與懷柔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另方面，中共周恩來，彭德懷亦與蔣介石會見，提出下列三項要求：

一、爲強化抗戰統一戰線，重慶對中共支給武器子彈，並施行其他援助。

二、放任共產黨運動，解除對中共之壓迫。

三、肅清重慶內部之親日派。

但蔣介石對之早有澈底彈壓決心，亦對中共要求下列各項：

一、在華蘇維埃邊區政府解消。

二、中共對重慶軍事委員會絕對服從。

三、中共軍現駐地返還。

四、中共軍各機關內，絕對禁止赤化工作，及共產系學校閉鎖。

五、禁止與蘇聯直接交涉。

蔣介石對中共之存在，披瀝全面的不承認強硬態度後，又爲懷柔西北中央化最大之慮中共計，乃召請果斯美大使，巴紐奇金蘇聯大使於私邸，於親美派孔祥熙，吳鐵城，親蘇派孫科，馮玉祥等參加之下舉行會議，製作國共暫行調整辦法，派遣軍事顧問拉奇莫亞後任者斯利那大佐，軍令部長徐永昌等至延安，以圖確保西北，但兩者抗爭，環繞西北更加熾烈。重慶方面第八戰區司令朱紹良對陝甘寧邊區取包圍姿態，中共方面爲使朱紹良及陝西省政府主席熊斌失去民衆之信用計，乃使政治工作人員及抗大學生潛入陝西

、自肅方面，以促使重慶對延安之攻勢崩潰。

13 中共陰謀促使西北農民反蔣

由抗戰陣營，國共二大勢力之抗爭，直接接觸國際問題，由印度公路把握抗戰淪方發言權之美國，及由特爾克西布鐵道，通往赤色路線之蘇聯政治同時進行下，乃成重慶，中共，回教主義者軍，三者鼎立的形勢，彼此以暗中活動威嚇，懷柔，欺騙而爭鬥。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重慶召集十中全會，反蘇剿共派之何應欽，張繼等，與主張容共聯蘇之孫科，馮玉祥一派相反對，反共派之斷然決意，遂使親共派領袖，憤激告退，於是重慶之反共攻勢，以何應欽以下之蔣直系領袖為先鋒，對赤都延安之重壓，隨西北邊疆之開發工作而增加。

自大東亞戰爭順利進展，緬甸公路閉鎖，渝方企圖開發西北公路，重慶內部之親蘇派，親美派之分裂，及其他若干派別，更使國共相尅露骨表現。延安方面，感到此種空氣，乃由武力的赤化工作移向政治的赤化工作，並於重慶蠢動據點內擴充組織網，以圖赤化重慶將兵。又為阻止西北中央化，以重慶軍糧強制徵集，及兵員之強制徵募為主題，發動回教農民，並連結陝甘寧一帶，有隱固勢力之秘密結社「哥老會」，於三十二年一月，惹起甘肅省南部一帶之反蔣暴動。佔領臨洮，臨潭，饒夏等處之農民軍，以回教將領馬富善為中心，組成富善救國軍，以中共獨特之游擊戰思想，及赤化宣傳工作等，打倒甘肅省主席谷正倫。其時西北各地回教農民的暴動，即時有所聞，由于西北農民的

暴動，渝方乃不得已而暫時中止了開發西北的工作。當時西北回教農民的反蔣暴動宛如燎原之火，出現於西北公路之最大幹線，在西蘭公路上，對重慶軍運絡車實行火攻，且投以手榴彈。三月在鄂爾多斯地區傅作義部下復有伊克昭盟保安隊之反軍事件發生；此外更有青海，西康省境之農民暴動，因此重慶政權之西北工作，乃不得已而中止。

14 第三國際解散國共衝突益烈

此後二月二十二日國際共產黨第三國際之解散事件突然發生，重慶政權乃以此為消滅中共之絕好機會，遂斷行進軍潰滅延安，自此，包圍於抗戰陣營之內戰危機，日漸熾烈，對立之國共相峙，亦趨尖銳化，由於重慶政權對延安之直接軍事行動，形勢頓形嚴重。重慶政權對中共問題，未嘗採取根本解決方策，表面欲對之加以整理，其實乃逐漸變化壓迫勢態，致有渝第八戰區黃浦軍官學校出身之蔣直系胡宗南部下，以第三十四集團軍由六月初旬漸漸包圍延安，重慶空軍亦行出動。據傳延安西北方面曾發現重慶飛機發發偵單，並有示威運動，關於傳單內容則謂：「共產黨應趕快停止抗戰，服從命令，並解散其武裝團體之組織。」於是延安赤色政權遂逢到六年來未曾有過之重大危機。

15 渝河防精銳轉圍中共邊區

蔣介石既然下了決心，藉着蘇聯將第三國際解散的好機會，澈底剿滅中共，於是乃有其直系軍隊胡宗南部在延安附近，預先佈下了包圍陣。六月十八日胡宗南到洛川召開軍事會議，緊隨軍事會議之後，便有重慶軍河防精銳部隊，紛紛調動。第十六軍砲兵，

第一營由鄧陽開抵舊縣，密成部隊第五十七軍第八師，開抵同官，同時河東邊擊隊第五民部渡河後撤，開抵大棗，後又整裝北上，七月間第九十軍，第十一師撤離河防陣地，並無軍隊交替駐換，即開抵洛川東南台陣地，同時第九十軍第二十八師撤離河防，由旬陽開抵洛川南方之交河子鎮地區，並有第八十五軍直屬隊由耀縣進抵，第八軍第二十七師由富平西方開赴南壇莊里鎮口，加強保安隊防務，重砲第三團亦由河西撤抵耀縣，第十七十八師由華縣開抵郃縣，所有新增部隊，均全部換以抗戰之新武裝，預備作戰。此外在宜川開設第一預備醫院，洛川開設第二野戰醫院，及第十四兵站醫院，其時糧彈運輸晝夜不絕，公路電話，均有增設，一切就緒，只待密令，立舉閃擊。根據以上淪軍河防部隊的調動，中共「解放日報」乃爲文抨擊謂：「蔣介石在其近著『中國之命運』中，結論中國命運，其決定即在此抗戰時期，而不出於這二年之中，具體說，就是在二年之中必然多方百計，發動內戰，決定其『中國之命運』，我們絕不應該忘記歷史的教訓，我們也絕不容忽視這些河防精銳部隊轉圍邊區；並仍向邊區侵擾，姦淫婦女，搶奪財物……我們必須高度地警惕國民黨內反動派的閃擊」。

淪國民黨榆林（陝西省北部）駐軍，爲配合南線胡宗南部隊，調集河防大軍進攻中共邊區，亦在陝北紛紛調動，於是榆林道上反共部隊運輸絡繹，驟見活躍，作進攻邊區的軍事部署，亦不時派遣部隊進入中共軍區來脂縣屬民豐，民豐等區。七月下旬，遂在中共區豐區，五都，景家井，開鎗射擊，同時，捕俘中共民權區邊界上三個鄉長，散佈

「消滅邊區」的傳言，由此，西北國共的衝突遂日甚一日。

91 胡宗南部圍攻延安

中共對此，乃亦突入重慶之中樞，擴大壓制重慶之勢力，逞其偽裝陰謀，同時爲應付胡宗南集團軍之剿共鐵錘陣，對陝甘寧邊區作刻刻之壓縮，中共方面遂任命陝甘寧綏晉聯防軍司令賀龍爲游擊指揮官，又調遣陝甘寧邊區司令蕭勁光與胡宗南對峙，爲邀擊迫于邊區之重慶軍出動軍隊，遂于洛川，延安各地展開大規模武力衝突。于七月七日，重慶軍遂開砲火，由陝北陝南兩方面壓縮對延安包圍環。七月九日胡宗南軍主力由陝南進擊北上約一萬三千人於延安南方四十公里甘泉周邊及鄜縣（延安南方一百華里）與蕭勁光軍展開激戰。十日各軍復于延安南方一二〇華里處肉搏，重慶軍更追擊敗北之共產軍。七月十一日復以大部軍隊，對延安加以包圍姿態，並以飛機三十架，空陸相互接應，展開激戰，幸炸碎延安各種軍事設施，並曾突入任意掠奪。綜合自陝西省宜川方面最近歸抵當地者稱，關於國共衝突的消息如下：

一，七月九日胡宗南等部下第一軍與延安留守司令蕭勁先在甘泉，第五十三師袁杰三與邊區保安隊在鄜縣一帶激戰，至翌日（十日）甘泉中共卒敗退，胡宗南部隊，遂接近延安南方三十里，鄜縣淪軍亦將中共保安隊擊退。

二，中共方面對上項戰鬥之失敗，極爲重視，且胡宗南之進攻延安，乃基於重慶方針，立即集結增援部隊於延安附近，又毛澤東朱德等，向蔣介石提出抗議要求

胡宗南軍，即時自延安撤退。

三胡宗南軍誓將中共自延安驅逐，而重慶方面亦始終保持沉默，事能益形惡化，內戰擴大已有重大危機，無論如何，此次國共和尅較以往之事態，似為深刻。陝北國共情勢急變，雙方秣馬厲兵，如臨暴風雨之前夕，中共方面各邊區代表積極赴延安，商討對策，中共軍事委員會以朱德為中心，由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林彪等展開赤色遊擊戰術，決定死守延安，總司令賀龍已動員警備隊，誓守邊區，蔣介石亦採積極手段，除增援外，復于七月上旬親赴武功，召集當地將兵舉行對共會議議決案中

有：
一，目下為對陝甘寧邊區共產黨發動武力之絕好時機，決整飭一切武力以待。
二，對蘇聯政府要請，凡居住於陝甘寧邊區內之蘇聯籍人立刻退出，否則不負任何責任。

丙，國共雙方之態度

1 渝國民黨之態度

以國際共產黨解散為契機，蔣介石乃以何應欽，張縉等反共武斷派為中心，決定消滅中共邊區，在此次國共和尅中，渝國民黨對延安之態度，可自渝方反共中心人物何應欽在洛陽對幹部訓練團學生，痛詆共產黨演說中說明之，其演說辭如下：

「第二期抗戰中，最可注目者，為第十八集團軍之擾亂工作，中共於事變勃發時，

聲明放棄共產主義及廢除蘇維埃組織，紅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中央承認其加入軍幹部，每月支給多額軍費，然中共自民國二十七年下半年期以來，毫不顧中央之命令，對山西，河北各地之重慶軍實行赤化工作，努力擴大自己之勢力，驅逐鹿鐘麟，煽動山西軍之赤化叛亂，惹起襲擊沈鴻烈，韓德勤部隊等不遑枚舉之叛亂暴動事件，以破壞統一戰線爲最大目的，故唯中國共產黨軍爲中國之敵，剿滅中共爲吾人之責」云。

在攻擊赤都延安前，重慶舉行之國共調整會議，重慶方面始終取強硬態度，提出：

- 一、解散延安政權

- 二、解散共產八路軍，新四軍，及其它赤色武裝隊。

- 三、廢除赤色邊區流通券。

及中共法規等條件，毫不對中共讓步，前重慶方面曾以少壯份子之名，向中共少壯份子發出通電謂：

「中共之存在理由既已解消，諸君應歸入重慶軍，脫出毛澤東之羈絆，加入吾方組織」。

此外暴露中共之黑暗政治與非人道情況者，其文如下：

「黨員諸君，過去六年間，流落在陝甘寧邊區，樹立政府，發行偽幣，組織軍隊，極盡掠奪及暴行，以設立不光明之黑暗世界，今痛恨中共之非人道之吾等同志，期待諸君急速悔改前非，與吾等共同生活，世界上何處更有政黨破壞國家秩序，特軍權發行偽

幣與自國軍隊爭鬥者乎？若中共者實爲人類之叛逆。第三國際解消後，毛澤東心中實感不安，惟恐中共離散，每遇機會即對諸君謂，同志之團結，當以澤東爲首，而以馬克斯列寧主義爲其身，此約定馬克斯列寧者，豈非滑稽之極，諸君亟宜察覺新情勢，脫離中共，以與吾等共同前進也」。

重慶本年所開之十一中全會，蔣介石主席之第八次全體會議，由吳鐵城宣讀渝中央秘書處對於中共問題之報告後，蔣對該問題，曾有所指示，明顯表出對中共之態度，蔣之指示如次：

「本席聽取中央秘書處，關於中共案件之報告，及各委員所發表之意見後，個人以爲全會對於此案之處理方針，須認清！此爲整個政治問題，應用政治克服，如各位同意余之見解，則吾人拒絕任何外方搖動，吾人始終一本對內寬容，期達所期目的，當仍照十中全會之宣言，凡能誠意信仰三民主義，不危害抗戰之進行，本黨始終容認，竭誠期待該黨之覺悟，並應宣明中央對於共黨亦無任何其它要求，祇望其放棄割據暨停止其過去各地襲擊國軍，破壞抗戰之行爲，並望其實踐二十六年之宣言，履行該宣言中，所舉之四點，即（一）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上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主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編制，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委會之統帥，並待命出動，担任抗

戰前線之職務，共產黨果能實踐過去宣言，可視為其尚有效忠抗戰之誠意，自當重加愛護，俾得共同努力，完成大業。」

由此而論，渝國民黨對中共之態度，只有促使國共全面決裂，中共駐渝代表周恩來等七十餘名，與前調整國共軍政關係之抗大校長林彪，十八集團軍總參謀長葉劍英等全部撤回延安，亦認為渝方之強硬態度，國共妥協已不可能。

二、中共之態度

周恩來等駐渝代表總撤退時，亦都延安突遭胡宗南軍之攻擊，中共狼狽之餘，乃大呼停止內戰，再度提出過去之七七宣言，力述中共為三民主義之忠實信奉者，遂展開其熟練的民衆總動員宣傳戰，避免渝軍武力之銳鋒，延安之新華日報曾載一文稱：

「重慶軍之攻擊延安，實為重慶軍內部第五列策動所致，彼等過去嘗於攻擊瑞金及新四軍事件兩次破壞蔣共關係，現在以陰謀力圖破壞統一戰線，吾等決不使彼等進入陝甘寧邊區一步，吾等抱有澈底殲滅胡宗南之決心」。

其他若解放日報等中共機關報亦皆一致抨擊重慶軍之無謀及其強壓態度。

自重慶方面編著「中國之運命」一書，以蔣介石之署名，譯成數國文字，向反軸心諸國哀述亞洲孤兒蔣介石之悲痛，遂集世界之注目，不料此書一出，竟為標榜抗戰之名的中共所利用，而為攻擊渝方宣傳的最大資料，不但暴露了國共合作的矛盾性，同時揭示出重慶，延安抗戰陣營之末期醜態。自渝方蔣嫡系軍胡宗南集團軍包圍攻擊延安後，

中共對重慶軍武力的壓迫，即感束手無策。八月初旬以來，專迴避武力抗爭，舉全力於動員民衆，作得意之政治宣傳戰，頻頻高呼停止內戰。八月二十一日中共機關報解放日報、揭載署名陳伯達以「論駁中國運命」為題之論文稱：「『中國運命』一書非蔣介石自身寫著者，乃為陶希聖所校正」，嚴重抨擊中國民族論，及其他若干內容之缺陷，並痛加反駁蔣介石一黨獨裁政治與反共態度，可誌其大要如次：

「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所著之『中國運命』一書，在未出版前，曾由陶希聖校正其內容，蔣介石為國民黨總裁，何必藉漢奸陶希聖文章之力耶？吾人一讀『中國運命』極感失望，即於該書中所提問題，與吾人之期待實屬相差過遠。關於抗戰問題於全書二百三十三頁中，僅不過佔十二頁半而已，全書之重心，殆多論述內政問題。倘一言其內容，則為澈底反對自由主義，及共產主義，而實際上不外主張買辦的封建主義的全體主義，或者蔣介石之新專制主義也。僅不過於形式上著有三民主義之外衣而已，吾等共產黨員，對蔣介石此書絕對不能同意，吾人既然不同意，故吾人亦應公開中共之意見，受國民審判。最近重慶政權之態度，企圖解散共產黨，消滅赤色邊區，七月六日重慶政權指導之中央通訊社，既已公開發表此消息，吾等中共黨員，對此實不能漠視，唯此種『中國運命』之奇怪主張，其根本思想不知何在？」。

由以上中共方面種種之言論觀之，可知中共的態度絕對不能承認重慶要求之解消邊

區、解散八路军，新四軍，及撤銷邊區券等條件，否則直無異承認其自身之滅亡，由朱德、聶榮臻，賀龍，徐向前等華北遊擊最高幹部，最近大都歸返延安觀之，即證明中共之態度，乃在決意準備與渝國民黨作最後一戰。

三、抗戰陣營日趨崩潰

1. 國共內部亦生對立

國共相尅之事實，於思想，手段，實力各方面，決無緩和妥協之餘地，欲思調停，已陷於不可能，彼此對立，只有互相火併消滅，由於國共雙方之相尅，在今日所謂之「抗戰陣營」內，即國共雙方內部亦發生各派強烈之對立，且下渝方內部有「反共」，「容夫」兩派的暗鬥，延安政權亦有「積極」，「消極」兩派相峙，抗戰陣營之不統一，業經暴露無遺。

在重慶政權下，蔣介石，何應欽，張繼，陳立夫，陳果夫等反共武斷派，與蔣系心腹首領，具有斷然剿共決心，但容共派之孫科，馮玉祥等，乃擁護宋慶齡，藉以支持容共工作，其中居於親英，親美派之宋美齡，宋子文，孔祥熙等則又猶疑不定，而現出騎牆觀態，同時，在戰火包圍之延安赤色政權內部，亦有與渝國民黨保持合法活動，以確立自己地位之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消極派，與其對立者，則有主張堅持中共軍本質與重慶軍決戰之赤軍幹部將領毛澤東，朱德，徐向前等「積極派」，此外尚有提倡第

三國際理論家陳紹禹，張開先，何克金等「保守派」，今日之抗戰陣營內，既已有國共兩方之分裂，國共內部復有多數意見不合之各派別，抗戰陣營本身之分化與崩潰，于此可深刻察覺。

2. 渝經濟窘况日深

渝方自各處「輸血路線」被日軍嚴密封鎖，加以國共內部分裂以來，美國援渝，亦祇着重增強美駐渝空軍武力，故經濟困難情况，益日深刻，據近日德黑蘭消息，渝駐德黑蘭使館，曾設宴招待伊朗政府要人，及各國外交使節，席間渝公使謂：「倘反軸心諸國，仍繼續陷重慶於孤立無援狀態，則蔣介石軍將領之離叛者，必日益增加」，最近美合衆社駐重慶記者瑪琴，曾發電詳述渝方經濟之困難，茲錄其大意如次：

渝方自抗戰以來，經濟方面因被日軍嚴密封鎖，已遭遇嚴重危機，目前即使反軸心方面，能如渝方之希望，予以援助，亦不能救其脫離此困境，蓋滇緬路，迄今依然未能重開，僅從空輸運少量物資，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渝蔣鑒於形勢嚴重，曾警告民衆謂：刻已遭遇難關，目前渝方所屬各地食糧缺乏，對民衆健康，日形低下，尤以豫，鄂，粵，等省，人民生活狀況，極爲淒慘，關於渝方產業組織狀況，目前雖有工業消費等合作社，然此項機構，已無抑制通貨膨脹之能力，凡此種種，俱爲渝方目前經濟狀況之真相，故各方經濟學家，對於渝方於崩潰之前，尚能忍受通貨膨脹之重壓至若何程度一點，極爲注視，經濟界某權威學者曾推測謂：渝方經濟危機，或將演進至民衆不行使通貨

，而實行物物交換狀態，且目前糧食恐慌，及因戰爭而生之影響，已波及于未受砲火洗禮之各地域，如渝方治下各地，本年五月，平均米價約漲百分之四十乃至百分之五十，現渝方通貨膨脹現象，仍在日益深刻中，一般勞工工資，去年雖已增加，但同時日用品之物價，高漲二倍之鉅，在此生活日高之環境下，所受打擊最深者，厥為薪水階級，若干上中階級，刻亦多有生活日艱之感云。

同時中共方面，暴露渝農村經濟破壞的慘狀：現渝治下廣大農民，整日割烈的走向破產與死亡境地，連年渝農區災情，野草亦賣五元一斤，渝方農產面積，連年銳減，自事變以來，竟減少了八百四千餘畝，這減少的地畝，都變成了荒地，其主要糧食的種植面積更形銳減，計減少達一千三百餘萬畝，小米面積亦減少幾達三百萬畝，渝農業生產量亦驚人降落，牲畜亦大量加速死亡，現西北各地，彌漫了暴發戶爭購土地的空氣，渝治下各地因災情慘重，土地價格一落千丈，有不及原價十分之一，即能出售者，雲南西南部邊地，當地之強有力者，亦競相佔併荒地，只須取得上司同意，即可將所圈荒地，據為己有，凡此種種，皆為渝方治下農村經濟日漸破產，土地日趨荒廢，有司無力加以整頓之象。

三、抗戰陣營的末路

照以上種種敘述，目下國共之相尅實不足怪，即使彼等假抗戰之名目，再實行三回四回的虛偽合作，亦不過一時妥協，終久必然分裂，重新火併，故由國共宿命的鬥爭，

實已註定抗戰陣營必然的崩潰，其所苦者祇爲我無辜同胞，由彼等相尅，演成的民生凋敝，逃亡流離的慘劇，終是深刻印在中國民衆腦海裏的。

反觀我們和平陣營，一向高呼剿共救國，以建設新中國爲理念，以謀求東亞各民族之解放爲使命，當此國共相尅時機，實是我們擊滅妨碍新中國建設的罪魁——中國共產黨，掃除苦害我國民衆，盲目抗戰，甘爲英美走狗的愚謬思想的好機會，最後希望國人牢記，國共相尅，即是抗戰陣營的窮途末路，乘此良機，我們要求國人奮起，一致剿滅共產黨，摧毀抗戰陣營。

國
共
相
尅

6

44 5011

(2)